每月一次的摩登「墟期」

「一・四九」之戀

紅葉楓　孔士達

七十多年前，有一個頭腦靈活的商人，想出一種別開生面的減價方法，以招徠顧客。過了大半個世紀之後，這種方法不特沒有沒落，反而日受歡迎，成爲溫哥華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之一。

這個商人是活活百貨公司的創辦人查理，活活。他那種招徠術，經過兩次「調整」之後，就是現在無人不知的「一元四十九仙日」，在每月某一個星期二日，在總店和分店同時舉行。每逢此日，顧客都像「趁墟」一樣，大清早便由四方八面湧至。

說起活活百貨公司的歷史，久遠得幾乎可以跟溫哥華本身的歷史相提並論。由它的發展過程，可以見到查理・活活多麼有眼光和具有遠見。

查理・活活於一八九一年來到溫哥華時，年將四十。他認爲溫哥華大有前途，於是在今日華埠緬街與佐治東街東北角，買下一個不足四千方呎的地段，興建一間三層高的零售商店，第二年開始營業。

初時他只售賣布疋，漸漸擴至男裝和靴鞋。顧客對象以工人階級爲主，所以店內的貨架擺設得很密，好像香港旺角以前的大大百貨公司一樣，貨架之間只容一人通過。

在一八九三至一八九四年不景氣時期，較小規模或經營不善的零售商，都經不起風浪，紛紛倒閉。活活百貨公司則獨能屹立不倒。

一八九六年他開始辦理郵購業務，並出版郵購物品目錄。省內沿岸一帶和內陸偏僻地區，一律送貨。

到一九〇二年，他發覺生意有擴充的必要。當時溫哥華的零售業集中在葛都華街和寶華街一帶，葛都華街屬於旺地，地價相當昂貴。但他深信溫哥華市一定會由海旁向南發展，於是他在喜士定西街與阿拔街西北角交界處，買下一幅沼澤爛地。

該地比行人路要低八呎，長滿野生的動植物，沒有人敢多望一眼。但他有膽量在那裏建成一間新的百貨公司，所賣的仍是乾貨。

他由街角一個舖位開始，多次購入相連地段，不斷改建，不斷擴展，到現在已發展爲一座龐大的建築物，由阿拔街起向西佔着半個街段，橫跨葛都華街與喜士定西街，爲溫哥華一個突出的標識。

在新址經營之後不久，他大膽的兼售西藥和處理配方，打破了當時的藥房高價壟斷市場的局面。製藥商會曾因此抵制他，但他不肯屈服，另找貨源，終於打開一條出路。並以服務快捷和禮貌週到獲得顧客稱讚，業務因此越來越旺。

一九一〇年，他見到存貨太多，乃將部份貨物裝在鞋盒內，每盒以二十五仙的廉價出售。貨物不盡相同，但總之價廉而合用。顧客發覺之後，搶着購買，唯恐後人。

九年後他再動腦筋，開始舉辦「九十五仙日」，每月一次把店內很多貨物，以這個特價沽出。這是將「二十五仙一盒」的辦法變通辦理，顧客更表歡迎，以致其門如市，門限爲穿。

當年的「九十五仙日」，就是現在的「一元四十九仙日」的前身。無人能夠否定，這是最成功的推銷技倆之一。因爲絕無取巧，所以活活百貨公司今日有本領誇說：「一元四十九仙日」由我始創，無數人不斷模仿，但從來沒有人可以跟我比擬。

但是「一元四角九仙」每月一次大特價的招徠術，不知能再維持多久而不加「調整」！

大約四、五年前，這些特價品多達數百種，幾乎任何一類都有，在西報登載的廣告，要將它們的名稱密麻麻的排滿兩頁。

後來品種漸漸減少，到現在只需半頁左右的篇幅，而且排得疏疏。大部份貨品已不再推出，有些仍然推出，含量則比前減少。例如，三孔的活頁紙以前每叠三百二十張，一減再減之後，只得一百九十二張或一百七十五張，好像「滾水淥猪腸，越淥越縮」。

筆者最近有機會跟一位瞭解內幕的人士談及這個問題。他初時不肯正面答覆，反而問我：「這四、五年來溫哥華的樓價漲了多少？」

後來他不得不說：就算撇開樓價的漲幅不談，單是通貨膨脹這個因素，物價也沒有理由多年完全停滯不前。難道廠家或零售商，要死守「爲顧客着想」的宗旨，而做虧本生意？

他說：「現在他們要決定在一元四十九仙日推出那些特價品，已經一次比一次困難。但要找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去維持這個傳統，恐怕亦不容易。」

弦外之音，似乎暗示很可能要像以前一樣，把一元四十九仙向上調整爲一元九十九仙，才可以恢復把較多品種的貨物推出。

「將貨就價」到了極限，就是要「將價就貨」的時候。但增幅如果達到三分一，對其他零售商及顧客的心理影響會很重大。在零售業競爭日趨白熱化的今日，就算想這樣做，恐怕也要有很多顧慮。

下期預告

☆慾望有幾高，荷包有幾深？

☆簡著略讀後。

☆射十二碼。

☆藍藍藍天。

☆理想的自由。

☆「官倒」與「軍倒」。

何必自尋煩惱

金刀　落磯山下

有些新移民自己戴有色眼鏡，以爲老移民排擠他們，歧視他們。市面上、報章上批評新移民的言論，以爲是「一竹篙打一船人。」很不公平，筆者認爲，他們在自尋煩惱。

老移民口中所談的，不是「所有」的新移民，而是那一小撮「醜陋的香港人。」他們本身不是就不應該難過，更不必生氣。

「醜陋的香港人」一詞是前港大校長黃麗松賜給某些香港人的。由「醜陋的美國人」一詞借用過來，所謂「醜陋」，另有解釋。

這名詞已列入美國的新名詞群中，意思是：僑居外國的美國人，有盛氣凌人的形象，而對本地人及其文化卻毫不放在眼內。

「醜陋的香港人」也有同樣的壞作風，不單祇不把加拿大的一切放在眼內，也不把老移民放在眼中，有位前香港公務員對我說，這群人多是新發財，善於賺錢，卻非常自大。在香港已是如此，來到加拿大也是如此。

有些老華僑對這類香港人實在看不過眼，另外一些不滿之外，更在担心：華人數十年來由被歧視到極力爭取平等地位，花了不少氣力。同時也努力建立良好形象，才得到一般加拿大人欣賞，認同稱爲友善勤懇的族裔。大家都不希望，因爲小撮黃面孔處處惹人討厭而引起另一次反華人浪潮，禍及無辜。

爲了避免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批評一定會繼續下去，寄語新移民：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還是做學生最好

何展虹　記斷不生浮

有位從事專業寫作的朋友問我是否當自己也是一名專業作者，我答說「自然不是」。我雖然有一些兼職，但我絕對當自己是一名全職學生。這個身份使我感到欣喜安慰。

我也是有過一些工作經驗，覺得那時最難處理的莫如人際關係。學生時代，同學都是平等，教師們高高在上，永遠保持一般距離。但做事的時候，就有各級共事的，當然還有高高在上的老闆，但也有關係密切的上司，更有要管理領導的下層，多麼複雜的關係網，見面的時候又長，根本不可能永遠設防，永遠載着假面具做人。說到底還是做學生最好。

那位作家朋友也表示贊同，我感到驚訝，奇怪的是，爲何從事FREE—LANCE自由工作的人士也有相同的感喟。朋友說他雖無下屬同事，但絕對有上司，又因爲在衆多雜誌報刊寫稿，因此便有衆多的上司老闆。每位上司都有不同的脾性，但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便是只給作者極之有限的時間去完成文章。有時候要同一時間趕三四份稿，別的老編又不明白他身處的環境，使他頭痛萬分的是他又絕對不能厚此薄彼。

他又說，曾試過與一名初入行的編輯交往，那位編輯並不明白專業寫稿的是靠稿費過活，遲遲不發稿酬，令他難堪異常，經過旁敲側擊之後又再直接提出，那編輯依然無動於中。最後更要提出「罷寫」方始奏效。

聽完他的故事，我想還是做這全職學生最好。不過這個想法是否有逃避現實之嫌呢？或者積極的想法是：「假如我是老闆的話……」

史丹利公園　周末副刊

做義工與內分泌

柏嘉　言之人語

開始，寫這段稿時擬的題目：賺取童心。後來想想，豈止童心咁簡單？於是改爲現在這看似風馬牛不相關的"做義工與內分泌"。

回憶初來溫哥華時，經常聽見電台，看到報章呼籲人們做義工；心內納罕：何來這麼多閒人？住下半年開始覺得日子無聊，日光白白怎生得黑？但仍沒有意思去幹那些義務工作。大抵在香港習慣萬事講錢，除了讀書時去參加交通安全隊指揮交通，參加公益少年團到海灘執垃圾之外，從沒有幹過好事之故。

後來終於鼓勵自己投入社會，到中僑互助會當義工。初到貴境的我，竟然去教入籍班，想不到重重覆覆教那些課題，竟使自己也在不知不覺間熟習了，到後來自己面對入籍法官口試時便輕易過了關！

我又曾經到務適移民服務中心做義工，這個組織的服務對象是各民族的人，所以遇到的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各色人種。我曾經帶人去申請裝配電話，到移民局、老人院、兒童醫院做翻譯……，在幫助別人的時候自己也了解到本地的種種情況，越做越起勁了。

近來我在青少年活動，當義工，他們純真開朗和赤子之情感染了我，也洗滌了蒙塵的凡心。

做義工令人內心喜悅，大大刺激內分泌腺，至令精神愉快；有諸內形諸外，臉上的歡容不是化粧品所能潤飾的。

首腦論

跨越时代的飞行

嚴家其著

中國「文革」十年史

嚴家其　高皋著

新世界叢刊　中華書局

嚴家其部份著作封面

卑詩省的省花山茱萸

B.C.'s beautiful Dogwood

省花山茱萸

帶來粉紅色世界

每年四月開始，在溫哥華市各處街道旁邊，卑詩省的省花「山茱萸」（DOGWOOD）都會盛開美麗的花朵。但爲時短暫得很，正是「花開堪賞直須賞，莫待無花空歎息。」

沿加連威老街南行，過了五十二街，左面有一條大約只得一千呎長的內街，名叫「山茱萸街」，就是以省花爲名。但市內大部份街道，尤其是西區，兩旁多植有這種省花，不愁沒有欣賞的地方。

卑詩省於一九五六年，把山茱萸定爲省花。所選定的一種，是「太平洋山茱萸」，或稱「西部山茱萸」。

山茱萸科小喬木，在北美洲共約有四十五種之多，其中產於加拿大者亦約有十種，「太平洋山茱萸」是最常見和最細小的一種，最多可以長至七十呎高。但在溫哥華一帶，通常到達五十呎左右，便停止繼續長高。

據辭書記載，某些山茱萸，亦產於中國浙江、安徽等地，多供栽培觀賞，亦可入藥，有溫補肝腎的功能。

在溫哥華，山茱萸盛開之時，通常就是溫暖季節來臨的表示。這時它會長出密麻麻的傘形花序，由若干色彩奪目的小花組成，有輕微香味。四至六片類似花瓣的苞片，把花序托住，每片闊約半吋，有白色，但多數是粉紅色。

站在街頭直望過去，兩旁樹上一片粉紅色，活像兩幅長長而塗上粉紅色的樹牆分列左右，色彩養目怡神。

但過得幾個星期，苞片到五月便紛紛跌下，積在路旁，有時厚達一兩吋，望過去又像一張粉紅色的地氈，別有一番味道。

花落後，所生出的樹葉呈狹卵形，全綠色。又有核果，紅色，橢圓形，可食。

差不多二千年前，有一段動人的傳說，跟這種天真純潔的植物有關。

據說，那時的山茱萸長得很高，有人斬下它的樹幹，製成那個把耶穌釘上去的十字架。

那株山茱萸樹極度悲傷之餘，不禁痛哭流涕。

事聞於耶穌，耶穌乃對它說：「山茱萸啊，你不要傷心。由這個時刻起，我替你想出一個好辦法。你不再會高高直直的長到半天高，你的枝幹將會變得幼細彎曲，任何人都無法用來製成十字架而把人活生生釘死。」

「由這個時刻起，你所長出的花，也會變成十字的形狀，花瓣外邊將有指甲痕跡，色棕而帶有鐵銹的色澤，並略着紅色。在花的中央，則會有一叢刺。」

「你的形狀獨具一格，令人難忘。」

王曰叟　華哥溫話大

思想開放的嚴家其

遙望神州　許行

注意中國當代思想界精英分子的人，對嚴家其這個名字是不會陌生的。嚴家其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他與他的夫人高皋合著的《中國「文革」十年史》，是我國到目前爲止最詳實的文革史著作。他的《首腦論》一書，自八七年首先在國內出版之後，當年連續印刷了六次，發行量達三十一萬册，榮獲國內八七年「博覽群書」金匙獎，在香港和台灣都出了海外版，台灣由遠流出版公司出版，它被台灣「金石文化廣場」舉辦的評選活動評爲八七年台灣最具影響力的十本著作之一。

嚴家其今年只有四十五歲，早年畢業於尚設在北京的中國科技大學，原是搞自然科學的，後來轉而研究自然辯證法，再後來進而研究政治學，參與中國政治學會的籌建工作，當選爲該會常務理事，進而被選担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

他與中國當代許多中年或青年理論工作者一樣，是一位思想開放的人士。最近，他寫了一篇《我的思想自傳》，敘述自己思想發展的過程。這是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從中我們不僅了解到嚴家其個人近二十年來的思想演變，也同時看到了中國當代思想界開明的程度及其狀況。

早期的科學研究，對嚴家其的影響甚大。他說，在科學王國裏，真理和謬誤界線分明，當原有科學理論不能解釋新發現或新出現事實時，原有理論就得修正；對科學家來說，原理論不能解釋新事物，並不是什麼危機，它是科學獲得新進展的起點。這種科學頭腦，使他看透了六、七十年代中國在思想上那種「神學王國」式的獨尊一家之言的謬誤。所以他說，在神學王國裏，只有少數人是「通神意的預言家」，其他的人都是一些張着嘴巴聽他們講話的蠢才。在這種情形下，理智和科學，便被信仰和崇拜所代替。

關於被某些人强要人家堅持的馬克思主義，嚴家其說得更中肯榮。他說，思想世界是廣闊無垠的，除了「馬克思主義」之外，還有各種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思想，以及形形色色的藝術思想、宗教思想。有理性主義的和非理性主義的。這話的話外音等於說，馬克思主義只不過是廣闊無垠的思想世界裏衆多思想中一種思想而已，它既不能統馭其他思想，更不能壓倒其他思想。

國內有些思想僵化的人，被人稱爲井底蛙，並不爲過。他們實在已經老朽了，腦子裏只有二十年代以後傳播到中國來的馬克思主義，而且這種馬克思主義還是深深被斯大林所教條化了的。就憑這麼一點點知識便要全國幾近十一億人共同「堅持」，這同真正的科學精神實在相去不可以道里計。

怪不得嚴家其從文化的世界性角度出發，勸告那些僵化的馬克思主義者說，二十世紀的今天，已不是宗教改革時代，無須把屬於人類文明進步的成果都當作是「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或組成部分，也無須給它們穿上「馬克思主義」的外衣來加以傳播。

中國當代年青知識分子思想開放的程度，於此可見一斑。

嚴家其

論「行政控制」病

「中國要富强起來，最重要的是要發揮每一個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精神。長期以來，中國的社會是一個「高度行政控制」的社會，即「高度依靠行政指令來控制」的社會。每一個人都隸屬於另一個人，每一個機構都隸屬於另一個機構。一個人能做什麼，通常要取決於另一個人，一個機構能做什麼，往往也取決於另一個機構。中國社會是一個「等待指令而行動」的社會。……這種「高度行政控制」的社會不是「法治」社會。……「請示病」成了當代中國極爲嚴重的「機構病」。這種情況不改變……中國就不會真正富强起來。整個中國繁榮和穩定有賴於用憲法和法律保證各級政府、各個企業、各個團體以至每一個人的獨立決策權。」